

国内革命战争
GUONEI GEMING ZHANZHENG

前 驱

QIAN QU

陈立德 著

北伐战争中，北伐军出战湘、鄂的先锋是主要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为共产党员叶挺。在工农群众支持下，他们英勇奋战，所向披靡……

4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前 驱

陈立德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三二

第二天，一切都平静下来了。

北洋军在外围没站住脚，只好又统统回到那“金汤”里面去。预备用坚固的阵地消耗了革命军的力量后，再趁势向南方反攻。那一场争夺战虽然使鲍鄴将军有些扫兴，然而也无法可想；要怪只能怪大帅的梦做得晚了一些。不过，当他退一步想到这样也并未打破他先前的部署时，便又觉得很释然了。

预备投入这个战役的广东军的各个部队都陆续到齐了。先遣团以第一营和第三营作前卫，控制安平桥北面那个山冲口和前面的那一带地区。第二营、新兵营和特别大队都随着团部驻扎在安平桥一带。潘振山主力师的一个团驻在安平桥一线的邻近地区；另一个团随着师部靠后一些。属于广东军另一个师的两个团进驻在右翼方面，同时对江西边境进行警戒。左翼接近省城的那一线，驻扎着广西军和起义湘军，他们预备在平江这边得手后，趁势向湘阴和岳州方面推进。

齐渊从士兵们驻扎的村子里回到营部，还没有来得及擦干汗水，李剑就骑马来到了。李剑向他传达了团长的命令：军长请团长到军部去；团长要齐渊立刻到团部，暂代他处置一些团里的日常公务。按照当时的军中规定，长官出缺时，同级的副职无权代理；而下面一级的第一名主管军官，才是当然的代理人。在第一营，一二连的连长对三连长康洪生都十分尊重，齐渊也总是把自己的代理权交给他。这时，齐渊简短交代一下，

便匆忙骑马赶到团部去了。

先遣团团部就设在河边上陈三爹的那座草房子里，外边又临时搭起了一些草棚。革命军到后，农民协会正式搬到青龙寺的大殿里办公。那边很忙，来往人多，陈三爹就专门在那里给来往办公事的人烧水煮饭。他把自己的铺盖和用具家什都搬到那里去，说农协就是家了。他那草房子，一定要革命军去住，不管住多少人，就是喂马烧饭他也光采。因为他那房屋不靠村子，很安静，周围地势也开阔，林峻便决定选来作团部了。

团部门口，照例插着他们团的飘着红飘带的蓝军旗，两个卫兵持枪在门外的两旁守卫着。门外不远的大树下临时搭了个马棚，来去的人很多。有些是各营的传令兵，有些是从师部或军部来的副官；他们都是那样匆忙地跳下马来，匆忙地走进团部去；又同样匆忙地走出来，匆忙地跨上马飞向各个方向。这一切，都是紧张的、艰苦的战斗前的预兆。

团部的外屋里十分安静，一切显得忙而不乱。几个团副正在向副官主任和主任军需官交谈什么事情。团长林峻已经全副戎装地大步从里面的房里走出来，看见齐渊，还了礼，简短地交代了几句，便带了几名参谋官和杨副官、李剑、勤务兵等走出门外，上马走了。

在上次从平江回到浏阳后，齐渊向团长提出了两个大胆而重要的建议：一是根据平江的城防工事，他建议把主攻突击的方向改在敌军背后的北门，那里的地形虽然也十分险要，但却是敌人部署最薄弱而且也最料想不到的地方；而以正面的南门鲁肃山一线作为佯攻。二是他看了那里农民协会的势力，建议团长利用农民自卫军的骨干组成预备队，把原定作为预备队的力量投入严式战斗；以弥补战斗力的不足。齐渊的建议虽然关系着战役全局的胜利，但实现起来却是困难的。因为：敌军在北门的部署固然薄弱一些，但狡猾的鲍鄴早已防备到了革命军

的偷袭；他已经沿着汨罗江布下了防守的重兵；并设想假如革命军的偷袭队伍一旦渡过汨罗江后，他又在平江的外围布下了好几处火力十分强大的据点。突击的部队想要从这里通过显然是困难的。至于后一点也十分冒险，这样的事情在军事上是没有什么先例的。而且要说服军部和师部的那些人，显然格外困难。但是，林峻仍然感到了齐渊这些建议的无比重大的价值；这是一条导致胜利的最好的道路。他要齐渊继续考虑细节。几乎一整夜，团长房里的灯光都亮着。早晨，齐渊再去向团长诉述自己的更细致的想法时，他从那里的地图上看到，一个完整的、周密的战斗方案已经形成了。

现在，一切就等待着最后的战斗命令的发布了。

齐渊是个最善于安排时间的人。团部的一切工作都在紧张而正常地进行；他不愿打搅那些副官和参谋官们，便走进团长的房内。陈三爹先前的那间房收拾出来，三面又开了三个大窗户，房内显得明亮、宽敞、清洁多了。靠墙只有团长的一张行军铺和一张方桌，床头的凳上搁着他军中随带的两只轻便的铁皮箱子，那里头大都是装的有关军事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墙上钉着地图，一边挂着望远镜、军用水壶。桌上，摆着从浏阳带来的那两件菊花石的雕刻品，被勤务兵擦得非常光洁、明净。齐渊也十分喜爱这两件东西；但是到浏阳时他们没有停留，又立即开往北面警戒了，以后又一直忙碌不停。这时，他不觉随手拿起那个欢眉笑脸的童子像来，看着，越发被他那模样逗得笑了。

已到了正午，外面的阳光正毒。齐渊站在窗前，可以看见在青龙寺旁边那一片开阔的场地上，一队队身穿白短褂，戴着斗笠，佩红臂章，拿着洋枪或红缨梭标的农民自卫军，还正在那里苦苦地操练。万先廷帮农民协会从几千人的农民自卫军中挑选出了五个大队；这些天，他正以在革命军里学到的全部本

事来教他们瞄准、刺杀和一些队伍上的规矩。那些年轻人听说让他们跟革命军一块去作战，都喜得不得了；都把自己最好的短褂穿出来，换上新草鞋，跟要去吃喜酒一样。能够亲手去消灭那些骑在百姓头上横行作恶的强盗，是他们多少日子来迫切的愿望啊！

今天上午，齐渊曾陪着团长去看过他们。并且还补充了他们一批缴获来的枪械弹药。听说团长要去，万先廷很有些紧张；但是他们的队伍显然使团长感到了很大满意，这从他那明亮的目光中就看得出来。团长还对他们作了简短的训话，看了几名青年猎手的射击。看见团长这样满意，齐渊自然也很高兴。他听李剑说，团长原先对农民自卫军的使用也不无隐忧的；但是他却果断地决定下来了。在军部的作战会议上，不少人怀疑、反对，无法说服。这使副军长方维镇也十分为难。最后，团长站起来说：

“这件事是经过我们党决定的。我必须执行。”

因为在广州出征前就已经商定过：先遣团在名义上隶属广东军，并在作战中接受统一的指挥；但属于这个团队内部事务的，例如军官的任免、兵员的增加——只限于一个团的编制内——等等，有权直接经共产党的南方军事委员会决定执行。因此，有些人虽然仍很不满，但也没有办法。

齐渊从窗边走回来。他在房内有些呆不住，真想到青龙寺旁边的场上去看看他们的操练。可是他知道这是自己的弱点，团长也为这个说过他不止一次的。他自己微笑地摇摇头。有些人把战斗前的紧张看做像上紧发条的钟；其实，紧张中是有沉寂的。而且，沉寂往往比紧张更难于忍受。他坐到桌旁，翻开一本大约是团长看过的记述欧洲战争的书，预备看下去。

他刚看了几行，就突然听见村子那边响起了第二营的紧急集合号声。他连忙站起来，走到外屋，只见副官和参谋官们都

有些惊动。齐渊问明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后，便命令一个副官迅速到村子那边去看一看出了什么事情。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第二营在今天下午休息。昨天一到就打了胜仗，人人都是兴高采烈的。在村外露营，到了正午，树林子里也热得厉害，好些弟兄们就跑到安平桥那条清凉的小河里去洗澡、剃头、洗衣服。他们游了水，又剃光了头，在河里痛痛快快地喝了个饱，心眼儿里都觉着凉爽、舒服，全身轻飘。他们笑笑闹闹，有的还“唔罗唔嗨”地唱起了广东戏。他们实在从来没有过像今天下午这样宝贵的休息了。陈欢仔游水游得很好，他游到了河中间，一会儿把头扎进水里去，半天才从另一个地方钻出来，快活地摇头，呼气，大声叫着：

“顶呱呱！……”

刘大壮照例是不下水的。他只脱了半截光膀子，在河边上庄重地站着洗了一洗。他微笑地望着远处的陈欢仔，赞赏而羡慕地摇头、叹气。

可巧，这时有几个弟兄赶了十多匹马到河边来洗刷饮水了。那些马都是在昨天的战斗里虏获来的。肥壮、高大，一匹匹滚瓜流油、光泽耀眼。不用说，河里洗澡的弟兄们看着，心都发痒了。俗话说：南兵擅水，北兵擅骑。南方的兵见了马，更觉新奇有趣，忍不住想上去试试了。

“喂，老哥这差事不错啊？”士兵们开始跟马伕搭腔了。

“有什么不错！”管马的士兵叼着旱烟回答，“洗好刷好，全得往军部送哩。”

陈欢仔也急忙游到岸边，惊叹着：“啧啧，这样好的马，就全送给后头的那些人？”他们一面走上去。

“什么前头后头！”管马的士兵教训他，“老弟，你往后得好好儿听听长官们训话。咱们是什么队伍？可不能跟别人一样

争地盘、争粮饷，咱们是‘天下为公’。你还没见呢，这一路缴下了多少好东西，还不全都交给后边了。”

“我说老哥，”陈欢仔嘻笑着，开门见山地问，“能不能把马先给我们骑一骑，尝一尝……”

“那可不大好。”管马人说，一面望着刘大壮那边求援，“再说，这事咱也不能作主，咱只管洗马……”

“别胡来，弟兄们。”刘大壮见好些弟兄都不是本班的，不好怎样阻拦，“这是……”

小伙子们都已热烈地围到了马群周围，只有陈欢仔和别的几个听了话。那些人还热烈地请求：“坏不了事，老哥，还怕咱们把你的马拐跑了？骑完了，咱们包下给你洗，准把它刷洗得干干净净。跟搽了油似的……”

“这也不行，弟兄们。……”管马人直摇头，可又说不出更多道理来。他阻挡不住，有几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已经开始爬到光溜溜的马背上去。有些爱凑热闹的人在马屁股上狠劲揍了两拳，那些马便箭也似的往人群圈外冲出去了。

这下子，可就热闹了。十几匹快马撒开四蹄冲出去，像十几颗疾速的流星。有些人头一回骑马，在稻田里摔得鼻青眼肿，爬起来连声“哎哟”也不喊。这个团队的小伙子，练出了这股子顽强劲。摔下来，爬上马背再冲，还眼泪汪汪的直笑。那些马越跑越欢，又都从北方来，在平川上撒开四蹄冲惯了，哪里还有个界限？一时漫山遍野都是，山坡上、稻田里，穿梭一般地打着圈。陈欢仔看得眼红，可是看着班长默默在一边，他也只好看着。那些骏马直像长了翅膀，腾云驾雾地过来过去，看的那些人一叠连声地喝彩叫好，打唢呐，跳高。……

这情形，早有人报告到了营部。樊金标正喝了点酒，一听，气得暴跳起来，怒气冲冲地骑马赶到了河边。看见那些马还在横冲直撞，那一带田里的庄稼，也被糟践了不少。他再也

忍不住怒火，转身向于头吼道：

“紧急集合！快，全营给我集合——！”

于是，紧急集合的号声就响起来了。

随着这号声，在一切地方休息着的第二营官兵们，都急忙迅速地带着全副武装跑出来了。这个团队的动作是快速得惊人的，前后还没有喝一杯热茶的工夫，全营的官兵就都跑步到响起号声的河滩上来了。

正午，太阳正当顶，河滩上晒得发烫，阳光火爆爆地，连河水也似乎蒸发出了蒙蒙的热气。第二营的队伍严整地背着河水排列起来。他们的心都很沉重，跑步到这里，已经是全身大汗了。但是，他们的精神还是那样振作，在炎热的骄阳下，连眼也不眨。

营值日官——四连长杨德林整好队伍，向樊金标报告了人数，便跑步站到队前。樊金标气呼呼的，鼻子里哼了一声。他瞪着眼，怒冲冲向队伍走了几步，盯了士兵们半晌，才带着压抑的嘲讽的低声问道：

“你们是北洋军，还是革命军？老百姓风里盼，雨里望，就盼着你们也跟那些狗娘养的军阀一样糟践人？在广州，团长都说了些什么？……”他突然爆发地大声道：“可你们的脑袋就全都长锈啦？！”他痛苦地看了士兵们一瞬，突然一下首先摘掉自己的帽子，接着大声命令道：

“脱帽！”

一阵齐崭的、轻微的响动，士兵们都把军帽摘下来拿在手里，露出一律的光头。陈欢仔站在队里，晒得眼泪汪汪的，他满肚子委屈，想嘀咕；可是看着旁边的班长刘大壮，还是今天新剃过头的，大汗顺着头顶流到八字胡上，军衣透湿，可他依旧庄重地站着，毫无怨色，他立刻也振作精神，笔挺地站好了。

骄阳高高地悬着，射出芒针闪闪的灼人的炙焰，叫人不敢睁眼。要是娇嫩的皮肤，顷刻便能晒得通红脱皮。在训练和战斗中饱经日晒雨淋的先遣团士兵们，虽是锻炼出了铁一般刚毅的意志和体格，在烈日下也感到了刺痛的毒热。但是他们一动不动。他们那青灰布的军装，那黑瘦的、庄严的脸，在阳光下，像一座座屹立的青色的铸像。……

这时，在团部，被派去探问情况的副官已经赶回来了。齐渊听了他的报告，不觉又好笑、又难过。这样毒热的阳光，一定会晒坏人的。团长又不在家，齐渊焦急地想，必须毫不迟缓地马上制止这种行动。

这时，万先廷匆匆走进团部，向齐渊敬了礼。他面红、喘气，很着急。他因为被团长派遣去训练农民自卫军，才没有回到营里去集合。可是他看见弟兄们在毒热的阳光下晒着，心疼难受，再也忍不住，便急忙跑到了团部。

“齐营长，”万先廷听见齐渊知道了这件事，焦急地说道，“你快下个命令吧，这样晒会晒出病来的呀！”

齐渊点点头。他的焦急和难过并不下于万先廷。现在，作为全团的代理指挥官，他当然有权力用命令制止二营长樊金标的这种错误的惩罚。但是，他知道樊金标的脾气；这样一来，必定会造成他与樊金标之间关系的裂痕，甚至结果更坏。他考虑的当然不是个人的方面；这将关系着两个主管军官之间的团结，关系着今后的更多的战斗行动。他们的关系不好将使铁一般的团队出现不能容忍的裂痕。而且，从个人关系上说，他一直真诚地尊重着樊金标；这也是他不愿运用命令的原因。但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呢？在这样的烈日下，弟兄们每多站一分钟，就是他对于团长的责任的严重失职啊！他沉思了一会，忽然望着万先廷问：

“赵大叔在家吗？”

万先廷听他问出这一个与眼前这紧急事件毫无关系的问题时，不禁惊疑地看了他一眼，但同时点了点头。

“就这样办。”齐渊果断地点了点头，同着万先廷一面谈着，一面向团部门外走去。

河滩上，第二营的队伍还在骄阳下一动不动地站着。

忽然，他们听见村子里响起了一阵阵锣声。但严格的军纪要求士兵在队列中目不旁视，他们仍然一动未动。

不一会，村外的大路上、小路上、田埂上，急急忙忙地走出来一群群老乡，向河滩赶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有的拿着草帽有的拿着斗笠，有的拿着油纸雨伞和黑布洋伞。人们赶到隔河滩不远时，士兵们才在自己的视线内发觉。连樊金标也惊讶了，正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情时，那些老乡们就都纷纷带着亲人般的疼爱的目光，抢着围拢了队伍。

原来，当队伍上突然响起紧急集合的号音时，村子里的人们都惊动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队伍都排着队跑到河滩上去，站在毒热的阳光下，脱了军帽在晒，更不知为着什么。人们在村里远远看着，只是替革命军难受，可又不晓得这是队伍上的什么规矩，不敢走拢去。后来听赵柄清跟农民协会的委员们一说，才都明白，不觉又是感激又是难过，急忙跑回家去拿了东西，赶到河滩上来。他们渗进队列，看着被烈日晒得满脸通红、军衣透湿的士兵们时，心里发疼，眼里含满泪水；拿伞的赶快在士兵们头顶撑起伞，拿草帽斗笠的也都赶忙给士兵们戴上。看着在毒热的阻光下站着一动不动的士兵们，老人们像心疼自己的儿孙辈，妇女们像护着自己的亲人，一面激动地向他们说着安慰的话，一面拿出手巾来为他们擦汗水。

行列里虽然混乱了，士兵们没有得到稍息的口令，依然一动不动地站立着。他们的脸上露着感激愧赧的神情，眼里噙着激动的泪水，只是说不出话来。

樊金标正在摸不着头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颤颤巍巍地冲到了他面前。嘴唇发颤地叨念着，声音因激动和难过而低得听不出来。她哆哆嗦嗦地撑开那把补过的旧黑布洋伞，用颤动着的双手举起来，遮挡在樊金标头顶上。

樊金标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见这情景，也感动地急忙扶住她，把伞移到她头顶上，说道：“老妈妈，你们来干什么啊？”

“你们遭了孽，老总……”老婆婆的眼中闪着慈祥的光，泪水和汗珠混在一起，她着急地说道，“我们来，是要跟你们求情。要晒就让百姓替你们晒吧，把你们这些救苦救难的革命军晒坏了，我们指望谁呢？”

“不要讲情，老妈妈，我们该晒！”樊金标扶住她沉重地说道，“刚才糟踏了老乡们的庄稼，那还叫什么革命军啊！？”

“这打什么紧？几颗谷值得什么啊？”老婆婆打断他道，“也不是你们有心踏的……”

“这也不该！”樊金标说道，他本来还想跟老婆婆谈一谈革命军的军纪，可又觉得一下说不清，便要求道：“老妈妈，你们还是先回去吧。……”

“你们呢？”老婆婆疼爱地望着他问，“你们不散，哪个能放心走啊？……”

樊金标激动地望着老妈妈，看着她那在烈日下闪亮的白发；又看看队列中一动不动的士兵们，一股酸痛的情感从全身往鼻子里涌来，他再也忍不住了，便用那与平时绝不一样的大嗓门喊道：

“解散！……”

在河滩上的队伍解散后大约一个多钟头，齐渊特为到第二营营部去看了一次樊金标。

樊金标从河滩上回来后，心情一直复杂而不平静。那个慈祥的白发苍苍的老妈妈，那满怀着心疼和爱抚的目光，那亲切

的颤动的声音，都交织在樊金标的眼前，印在樊金标的心里。他觉得，心里似乎突然有了些异样的发酸的情感；不知怎么，多年没有出现过的故乡、亲人、家门口的那两棵大槐树……又和眼前的这一切联系起来；他想起了先前的、自己的家，想起了那遥远的、记忆模糊中的母亲；在多少年的强烈的仇恨和怒火中，那几乎被遗忘了的对故乡和亲人的热爱和怀念，又这样渐渐地在他心底燃烧起来。可是，他找不出这是什么原因，只是对自己不满，对自己的周围也不满：他只是想摆脱，却又不知道该摆脱什么，只好生闷气。因此，当齐渊来看他时，机灵的于头就暗暗断定，哪怕是齐营长，他也会在这儿碰上一鼻子灰的。

可是，于头的断定似乎嫌早了些。固然，樊金标开头好一阵对齐渊也是冷漠、应酬、甚至还有点不耐烦的。但当于头第二回再走进去时，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樊金标那样专心、诚恳、驯良地听着齐渊的谈话，这实在连素知自己营长的于头也暗暗惊异。当然，于头还不了解此刻营长的心情：那是一种惭愧和愉快的混合。齐渊的话帮助他，开始逐渐找到了那苦恼着他的想要摆脱掉的东西。在齐渊那亲切、真挚、坦白的友情面前，他感到自己的固执、渺小、心胸狭窄。他害臊，倒不是因为这些毛病本身，而是因为自己到今天才开始发现它们。

齐渊走了以后，樊金标又一个人在房内默默地坐了很久。这情形在于头也是极为罕见的：既不生闷气，也不喝酒，就那样一声不响地坐着。营部从来没有这样的安静过；以致好长的时间里，于头都得踮起脚尖来走路。

三三

革命军与吴佩孚的嫡系北洋军相遇的第一个回合——平江战役即将开始了。两方面都经过了长期而周密的准备，两方面都怀着必胜的信念——这一战对整个北伐战局将起着重要的影响。两军实力的刀尖集中到了这里，全国民众的注意中心也转移到了这里，还有那些十分“关心”中国局势的外国人的希望和期待也寄托到了这里。

一场恶战，一场血肉与智力的搏斗即将开始了。

对平江的总攻击，预计在八月十九日——也就是后天的拂晓开始。前敌总指挥是广东军的主力师长、盛气凌人的潘振山。主攻部队仍然是先遣团。安平桥一带格外忙碌，军部和师部的副官、传令兵不停地从大略上疾驰而过，一直奔向河边那座独立的茅草房屋。先遣团的工兵和农民自卫军的小伙子们，正在河滩上紧张地操练。

团长林峻昨天半夜才从浏阳的军部赶回来。团部的人一夜都没有休息。第二天上午，半夜才回到自己营部去的第一营营长齐渊又奉命从第一线赶回了团部。

团部门口忙碌异常。军官们进进出出，他们的标志是很明显的：戴软沿大盖帽，穿革鞋和士兵粗布军服的是先遣团的；穿马靴和马裤、斜纹布军官服的是军里和师里来的。马棚里挤满了高头大马。它们嘶叫、踢腿、喝水、嚼黄豆和切碎的稻草。马伕们的吆喝，亲热的谈话，于忙脚

乱，烟雾缭绕，使这里充满了战斗前特有的热闹。门外弥漫着一种马料和士兵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好闻的气味；甚至一闻起这特有的味道，就会引起你的遥远的幻想，你会想起他们走过多少传奇似的征途，经过多少艰苦的战斗；你会不知不觉地对他们产生一种亲切的、充满力量的情感；并且羡慕他们，如果你热爱战斗生活的话。

齐渊在团部门前跳下马，勤务兵接过缰绳，他便同副官大步向门里走去。在门口他停了一下，站岗的正是刘大壮，剽悍地向他立正敬礼。他还了礼，站下来看着他，尊敬而亲切地问道：

“你好，老刘。……”

“你好，营长。”刘大壮立正站着，尊敬地回答。

齐渊望着他，过去那些珍贵的回忆又一下全都涌现出来，他似乎觉得心里有许多话要向他说——然而他们的身份又被彼此的官阶隔阂着，这无形的网，左右着人们的意识和行动。尽管齐渊想突破它，然而刘大壮那多年行伍养成的习惯，使他自己也不得不稳重起来。这时，他望着刘大壮，只是充满情感地说道：“我们好久没在一块谈谈了。老刘，打完仗到我那儿去玩玩吧。”

“是，营长。”刘大壮仍然立正着回答。

齐渊转过身，看见另一边站着的陈欢仔，笑着道：

“哦，我们也是老朋友啦！”他想起朱亭前线的那一次见面，热烈地问：“那一回打得痛快吧？”

“是，营长！”陈欢仔可比刘大壮随便得多，他立正站着，接着又笑着补充道：“可是，这一回，还会痛快得多的。……”

“你怎么知道呢？”齐渊十分感兴趣地问。

陈欢仔看了一眼对面的班长，不好意思地笑着低声道：“什么也瞒不过我们班长的。”

“嘿，”齐渊看了刘大壮一眼，满意地笑起来，又向陈欢仔问：“准备好了吗？”

陈欢仔似乎巴不得有这一问，挺起胸脯大声骄傲地回答：“报告营长，早准备好了！”

“好样的，真是什么样的长官带什么兵。”齐渊亲切地邀请道：“你也去吧，打完仗，同刘班长一起到我那儿去玩玩。”

陈欢仔得意地大声道：“报告营长，一定奉命！”这句话是他跟班长学来的。

齐渊笑了，转身向刘大壮道：“一定去啊，老刘。我进去了。”他又望着陈欢仔笑了一笑，见他们还立正站着，便又还了个礼道：“稍息吧。”他走进去了。

“嘿，齐营长真棒，班长！”陈欢仔望着他的背影，赞叹着说。

刘大壮稳重地微笑着，说话前先抹了抹八字胡，就像夸奖自己亲兄弟那样，亲切而带些谦逊地说道：“团长要是调他来，那就是说，要把最沉的担子交给他了。早先……”他正预备向陈欢仔叙述一些人们传说的齐渊的战斗故事，可是又忽然意识到自己现在的责任，便立刻煞住话头，庄严地咳了一声，说道：“注意，别说话了。”

齐渊跨进门去时，团部的外屋里正在忙着。副官、参谋官们挤了一屋子，分别在钉着地图的墙前和铺着地图的方桌边，仔细而紧张地忙碌着。看见齐渊走进来，都尊敬而热情地向他招呼问候。李剑迎过来说道：

“磊夫，你来了！……团长正在等你呢。”

齐渊同他握手，一面低声问道：“我们的战斗方案已经确定了吗？”

李剑得意地点头道：“军部的作战会议已经批准了。很多地方都是根据我们原来和农协商量的情况确定的。听说还有

过争论呢。”

齐渊微笑了一下，仍然低声道：“有些人天天都在喊唤起民众，可就是两眼看不见民众的力量。让事实来教训他们吧。”

李剑又高兴地说道：“磊夫，根据我的请求，团长已经同意我这回到第一营去参加战斗了。”

“哦，”齐渊也感到喜悦地说，“我代表全营的弟兄们欢迎你。”

李剑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扶一扶自己的眼镜，说道：“我预备办完了这边的事情，明天就到你们那里去宿营。”他看看团长的房间，又说道：“你进去吧，反正这两天我们还有时间好好谈的。”

他站在那里，看着齐渊推开里面那个小房间的房门，走了进去，一面暗想：压在团长肩上的那些艰巨战斗的重担，有多少要靠齐渊来为他分担啊！……

齐渊走出团部的时候，已经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他又匆忙骑马赶回自己的营部去。

在马上，他就一面想着团长刚才对他谈到的那一切。他们即将进行的这个战役是十分艰巨复杂的。这是他们同吴佩孚所直接指挥的北洋军的第一次正式较量。敌人已经有了长时间的准备，以逸待劳；又凭借着平江外围的天然地势，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层层的地壕、地堡、铁丝网、鹿砦、明暗火力点和数不清的暗布的地雷，像蛛网一般的包围着平江。而在我们将要进攻的正面，又有着险峻的鲁肃山和宽阔的汨罗江，成为敌人防御的最可靠的依托和屏障。在这里，无论就地势、兵力和火力来看，敌人都居于绝对的优势。从敌指挥官鲍鄞过去的战绩和今天的许多部署，也可以看出他是顽强果断、老谋深算的。

然而，他们所面临的艰巨和复杂的情况还不止于此。在军